

阅读

第521期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没有阳光;智慧中没有书籍,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,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

教育的效力

□ 陶孟和

教育与社会之间本来是互相影响的。社会及于教育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,大家容易看得出的。社会上发生扰乱就妨害教育的进行,专制的政治制度之下就不许学校内设有民治性质的教科。社会注重军国民式的训练,自动的教育就不容易发展。诸如此类,社会影响教育之例甚多。各国教育的状况与制度,大部分我们都可以从他的社会情形上解释的。我们现在从事教育的人,也都知道社会的变化如何影响我们的事业,社会的情形如何支配我们的理想。社会及于教育上的影响是非常明显不容否认的。

至于教育及于社会的影响就没有这样的显而易见了。从事教育的人都承认教育有改良社会指导社会的能力,但是这个观念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信仰。热心教育的人用这个信仰做他的兴奋剂,而一般苟安萎靡的人也不过用他做门面语,做护身符罢了。若问社会上何种弊病是由教育改良的,何种事业是由教育提倡的,恐怕有很少是可以归功于教育的。例如社会道德的卑污、政治道德的腐败、工商事业的停滞、国民生产能力的薄弱、卫生观念的幼稚,哪一种是由教育曾经尽了矫正的责任?哪一种又是我们可以希望将来由教育矫正的?我们看了向来教育对于社会贡献与现在教育所有的成绩,不得不陷于悲观。

但是退一步讲,教育的溺职也不能只认为教育的罪过。教育不过是社会中许多势力中的一种,而教育事业自身又为社会中各种情况所限制。俗语说“独木难支大厦”,教育自身何尝可以对于今日社会上,政治上,产业上一般的腐败情形负完全的责任。一般人非难我们,指摘我们的事业,固然是应该的,就是我们自身也何尝满意我们的成绩(假使有成绩可言)。但是在百般事业都陷于衰颓之今日,我们也不得不为教育的溺职求大家的谅解。

所谓谅解并非为教育事业脱卸责任,不过是声明他的责任是相对的,不是绝对的;是有限的,不是万能的。要求教育改良社会指导社会,必须具有三种要素:第一,必须有量的发展。教育的机关如学校、讲演所、图书馆等,必须比今日所有的增加若干倍。第二,必须有质的增加。教育的效率必须比今日增高若干倍。第三,时间。教育不是速成的事业,就是效率最高的教育,自小学以至大学,也须有二十年以上的长时间,才可以收效果。这三种是教育上必不可少的要素。有了这三种要素,教育才可以尽他改良社会指导社会的责任。但是若在社会上一般事业都是纠纷腐败驱人于恶的时代,即假定教育有了这三种要素,他的功效也是有限的,何况在三种要素都不备的今日呢!

现在从事教育的人只有一样事可做:就是增进效率。他没有方法扩充量,没有方法支配时间缩短时间,所以只可以求现在的教育机关增加效率。假使现存的教育果能继续维持最高的效率,则十年廿年之后,或者可以实现我们的信仰,或者教育可以尽他的改良社会指导社会的责任。增加效率是现在教育上唯一的重要事业,也是一般从事教育者继续从事这个事业的理由。因为教育是负一部分指导或改良社会的责任的,所以假使今日从事教育的人仍然不能或不肯努力增加教育的效率,而放弃职责,任意敷衍,他们的罪恶还要浮于跋扈的军人,浮于谈职的议员,浮于尸位素餐的官吏。

(本文来源:《孟和文存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)

美味急不得

□ 高自友

《菜根谭》的作者洪应明曾经在南京秦淮河一带居住,他发现因为附近的土质较差,农民种的蔬菜长得很不好,售卖时菜根又苦又压秤,多被买菜的人掰掉扔了。洪应明觉得菜根扔掉实在可惜,就花少许钱买来做成菜根咸菜。

洪应明的菜根咸菜制作起来并不复杂。先把菜根洗净后用盐腌制整整一年,经过一年的发酵,菜根中的苦涩就去除了,香气则被逼出来了。把腌渍好的菜根捞出来,浸泡在清水里除盐,沥干后再在太阳底下晾晒三日,继续用花椒等香料腌制七日,最终菜根咸菜就可端上饭桌了。洪应明制作的菜根咸菜色泽黑亮,鲜香爽脆,堪称美味。

从被人嫌弃的苦菜根到鲜香的美味咸菜,离不开长时间的腌制发酵。盐和时间是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:离开盐的腌渍,菜根很难发生神奇的变化;腌制时间不够长,变化则不彻底,美味不出来。所以,美味是急不得的,需要耐心地等待。

和美味一样,教育也急不得。没有人生来就是天才,天赋异禀的人可谓凤毛麟角,多数人都如苦菜根一样平凡。平凡的人要接受学校、家庭乃至社会的教育,经历长时间的磨砺与锤炼,这情形恰如苦菜根泡进盐水中。跟盐水里的菜根渐渐变成美味一样,平凡人只有长期接受教育,才能逐渐成为有用之才。成为人才,当然也离不开各种辅助和支持,就像腌制菜根时除盐用的清水和佐味的花椒一样。唯一与美味直接端上桌不同的是,人才即使具备了才华和能力,也需要一个合适的平台或机会,依然需要等待,等待某个时刻,才能一鸣惊人。

教育和腌咸菜一样,都需要耐心;与腌咸菜工序简单相比,教育似乎更复杂,因为教育的对象千差万别,腌咸菜可以一股脑地把菜根装到一个坛子里,教育则不行,必须因材施教,关注每一个人的成长。与每一根菜根老老实实待在坛子里不同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宇宙,因此,教育的过程,除了耐心,自始至终都离不开一味“佐料”,那就是爱心。

(摘自2023年7月23日《今晚报》)

秋天的院子

□ 林清玄

农村里的秋天来得晚,但真正秋天来的时候是很写意的。

首先感觉到的是终于有黄昏的晚霞了,当河边的微风吹过,我们背着沉重的书包回家,站在家前院子里往远山看去,太阳正好把半天染红;那云红得就像枫叶,仿佛一片一片就要落下来了。于是,我常常站在院子里就呆住了,一直到天边泼墨才惊醒过来。

然后,悬丝飘浮的、带着清冷的秋灯的、只照自己的路的萤火虫,不知道是从河的对岸或树林深处来了,数目多得超乎想象,千盏万盏掠过院子,穿过弄堂,在草丛尖浮荡。有人说,萤火虫是点灯来找它前世的情缘的,所以灯笼才会那么凄清闪烁、动人肝肺。

最后,是大人们扇着扇子,坐在竹椅上清喉哦:“古早、古早、古早……”说着他们的父亲、祖父一直传说不断的忠孝节义的故事,听着这些故事,使我觉得秋天真是温柔,温柔中流着情义的血。我们听故事的那个院子,听说还是曾祖父用石块亲手铺成的。

秋天枫叶似的云、凄凉的萤火、用传说铺成的院子如今还在闪烁,可惜现在不是秋天,也找不到那个院子了。

(摘自《林清玄作品:感性的蝴蝶》人民文学出版社)

想北平

□ 老舍

如果让我写一本小说,以北平作背景,我不至于害怕,因为我可以拣着我知道的写,而避开我所不知道的。但要让我把北平——道来,我没办法。北平的地方那么大,事情那么多,我知道的真是太多了,虽然我生在那里,一直到廿七岁才离开。以名胜说,我没到过陶然亭,这多可笑!以此类推,我所知道的那一点只是“我的北平”,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。

可是我真爱北平。这个爱几乎是想说而说不出的。我爱我的母亲。怎样爱?我说不出。在我想做一件事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,我独自微微地笑着;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,我欲落泪。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,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表达出来。我爱北平也近乎这个。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,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。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,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,一大块地方,多少风景名胜,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,都积凑到一块,每一细小的事件中有个我,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一个北平,这只有说不出而已。

真愿成为诗人,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里,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。但我不是诗人,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,一种像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。这不但辜负了北平,也对不住我自己,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,它是在我的血里,我的性格与脾性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我的。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,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。可是我说不出来!

伦敦、巴黎、罗马与堪司坦丁堡,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“历史的都城”。我知道一些伦敦的情形,巴黎与罗马只是到过而已,堪司坦丁堡根本没有去过。就伦敦、巴黎、罗马来说,巴黎更近似北平,不过,假使让我“家住巴黎”,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地感到寂寞。巴黎,据我看,还太热闹,虽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,可是又未免太吵,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又有个边际,使我能摸着——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!面向着积水潭,背后是城墙,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,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,心中完全安适,无所求也无可怕,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。是的,北平也有热闹的地方,但是它和太极拳相似,动中有静。巴黎有许多地方使人疲乏,所以咖啡与酒是必要的,以便刺激。在北平,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了。

虽说巴黎的布置已比伦敦罗马匀调的多了,可是比起北平来还差点事儿。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,既不挤得慌,又不太僻静,连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,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。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,而在它处处有空儿,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;不在有好多美丽的建筑,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,使它们成为美景。每一个城楼,每一个牌楼,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。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!

好学的,爱古物的,人们自然喜欢北平,因为这里书多古物多。我不好学,也没钱买古物,但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。花草是种费钱的玩意儿,可是此地的“草花儿”很便宜,而且家家有院子,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。墙上的牵牛,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,省钱省事而且会招来翩翩的蝴蝶。至于青菜、白菜、扁豆、毛豆角、黄瓜、菠菜等等,大多数是直接由城外担来而送到家门口的。雨后,韭菜叶上往往还带着雨时溅起的泥点。青菜摊子上的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一般的美丽。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与北山来的,西山的沙果、海棠,北山的黑枣、柿子,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儿,美国包着纸的橘子遇到北平的带霜儿的玉李,还不愧杀!

是的,北平是个都城,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、菜、水果,这就使人更接近自然。从它里面说,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;从外面说,它紧连着园林,菜圃与农村。采菊东篱下,在这里,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。像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,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了。

好,不再说了吧,要落泪了,真想念北平呀!

(原载1936年6月16日《宇宙风》第19期)

贺兰山上的草木

□ 刘汉斌

站在银川腹地,远观贺兰山。山在沙与水的重重包围中岿然矗立。绵延不绝的山体,似强壮的臂膀,将银川揽在怀里。山上耸立的树木,矢志不渝地将贺兰山一再抬高。当我仰望贺兰山的时候,脚下的地丁也以蓝色的花儿仰面迎接太阳。

贺兰山是大自然硕大的衣橱,收纳着草木的全部衣裳。羽叶丁香的花裙子,油松的绿塔裙,白杨的晚礼服,山桃花的粉丝巾,益母草的花翎子……四季流转,所有的草木都会在相宜的季节从衣橱中翻找出自己的衣服穿在身上。山中的每一日,都有盛装的草木在欢度它们的节日。

而贺兰山下的戈壁滩,布满着荆棘,也铺满着乱石。荆棘尖利,砾石坚硬,站在上面,硌得脚疼。

坚硬的石头是贺兰山,粗砺的树木是贺兰山,幼嫩的草芽也是贺兰山。龟裂的石缝是山上每一种植物通往土地的必经之路。如果没有裂痕,你叫细碎的草籽如何抓住那些庞大而坚硬的石头?石缝向天,承接时光,也迎接了雨水和阳光。当种子落进石缝后,它们就会在时光中演绎出眼前的美景。石缝是贺兰山留给生命的通道。一座山的格局,不只是体态的巍峨和高大,而是让所有想留下来的生命能够繁衍生息。

石苔花印刻在石面上,五彩斑斓。那石头开花的光景,仿佛是从我的梦境中来。石苔花是大自然刻在石头上的岩画,而贺兰山岩画则是远古时期的人们种在石头上的石苔花,每一幅画面,都是他们生活、思想、文明的真实记录,无论是日月星辰还是生活盛景,都留在了石头上。我仿佛看到了那些时光深处的人们,笃定贺兰山就是一块宝地,便定居于此。他们的后裔在山的庇佑和黄河水的浸润下,从山川草木中汲取力量,获得繁盛。

浅草中散布的羊群,像是被山野放牧着的一群石头。夕阳西下,贺兰山用它伟岸的身躯,把山脚的乱草滩遮住暮色中。暮色是一个硕大的羊圈,让每一只在草中隐身的羊儿都在原地休憩。

芸草细小,贴在石头上生长,是贺兰山的“原住民”。草在石头上欣欣向荣,蓬蒿的香味是它倾其所有的热情,让石头不再冰冷、坚硬。真想将它们捧在手中,而我温暖的双手却没法将它们养活。山榆的叶脉纤细,伸向叶缘的同时,也伸入了贺兰山深处,经由树叶的指引走进贺兰山,每一枚树叶都染上了贺兰山的四季。

如果不是接连下雪,贺兰山上的雪是不会沉积下来的,向阳处的雪总是会在几个晴朗的日子后消失不见。而贺兰山高耸的主峰上,则是终年无夏。我因长久地在贺兰山下生活,运气好时,抬眼便能看到贺兰晴雪的盛景。眺望贺兰山,已然成为我的一种习惯。我感谢命运,让我在为生计奔波的间隙里,能够独享一片苍茫天地。身前的远山,面前的石头群,身后细密的脚印,在生活的细微之处,给予了我内心的博大。

贺兰山,以石头的形态屹立。身上的龟裂,在雨水的滋养后,有新的皮肤在滋长,每一棵草都是石头四时变换的表情。我会在闲暇时手握一把草籽,爬上贺兰山,将它们搬进山里,这是我对这座山充满敬意的拜谒。

(摘自2023年8月30日《人民日报》)



(图片来自网络)

□ 本版联系电话:0939-8210855

